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20 年第 1 期合刊 · 总第 745 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主要信息

中欧应该做更好的伙伴，而不是对手

“欧洲人在伊朗和伊拉克没有任何影响力”

——评美伊危机中的欧洲角色

德国 2019 年避难申请人数下降

德国经济 2019 年仅微弱增长

德国近期大事记（2019 年 12 月 26 日~1 月 15 日）

中欧应该做更好的伙伴，而不是对手

对于整个世界而言，即将过去的 2019 年仍旧是不平静的一年。昔日的超级大国美国看来已经铁了心要在单边主义的道路上走到底，不但公然以“美国优先”的名义持续挑起与他国的贸易争端，而且不断撤回曾经做出的国际承诺：8 月退出《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11 月又启动了退出联合国《巴黎协定》的程序。仅从美国这两次“退群”之举就不难看出，无论是冷战时期既已确定的有关全球安全的秩序性安排，还是有关全球面临未来挑战的共同应对措施，美国一律可以弃之如敝屣。如果说中国因为被美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对于所受的冲击还有所心理准备的话，那么欧盟虽然名义上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后者却在行事时却丝毫不顾及盟友的利益和意见，欧洲人难免不会生出错愕、不解、失落乃至愤懑等诸种情绪。毫无疑问，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罕见的失范和失序的过程，怎一个乱字了得。

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之中，中国和欧洲交往处于怎样的位置？我们不妨先向冷峻的数据和事实寻找端倪。先看经济：世界贸易目前正在经历自 2008 年金融危机引发大衰退以来最微弱的增长时期，中国今年前十个月的进出口总值既已下降 2.5%，对美贸易下降了 10.6%。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欧的经贸额却在同一时期逆势增长了 8.3%。欧盟不仅仅自 2004 年以来继续领跑中国的贸易伙伴，而且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仍旧在不断增长中。再看双边政治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分别于上半年访欧，与时任欧盟领导人会面；新一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在第一时间与李克强总理互通信息；3 月份，首个七国集团成员意大利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4 月份，随着希腊的正式加入，由中国所倡议“16+1”机制扩大为“17+1”；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的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对接正在推进当中。这些经济和政治上的积极发展已经得到了双方的官方确认。今年 4 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时任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主持了第二十一一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发布的《联合声明》中，双方表示将“致力于深化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这是一份值得双方认真对待的共同愿景。

然而西谚有云，魔鬼藏于细节之中。中欧双方除了重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之外，这份《联合声明》涉及了双边关系、全球挑战与治理、外交与安全政策等方面二十多项议题，比如涉及中欧投资协定、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和国家援助控制制度、人权、网络工作、5G、《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我们从中不难读出，双方的关切既有交集，也有进一步交流意见和相互接近的空间。这种局面也体现了中欧关系的特点，即双方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但是存在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在于欧洲内部对于中国的认知出了问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12 月 16 日在欧洲智库媒体交流

会上将这种有关中国的混乱认知总结为三个问题，即：中国到底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中国到底是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中国到底是和谐共处的朋友还是非此即彼的威胁？我们看到，欧洲针对中国在不断地进行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定性工作，很难摆脱片面认知和意识形态化的色彩。欧方在过去一段时间有关香港问题和新疆问题的声音，也都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结果。

事实上，中欧《联合声明》中的欧方观点此前已经清晰地体现在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今年3月份联合发布的一份文件中。这份提交欧洲理事会讨论的《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文件提出：“中国不应该再被视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与欧盟有着紧密一致目标的合作伙伴，是欧盟需要寻求利益平衡的谈判伙伴，是追求技术领导者地位的经济竞争对手，也是促进替代治理模式的系统竞争对手。”中国从“合作伙伴”到“谈判伙伴”到“经济竞争对手”到“系统竞争对手”（一译为“制度竞争对手”），其所涉领域跨度之大、多重身份定位之复杂可谓令人叹为观止。这既反映了近年来欧盟在中国高速发展面前的不适，也不乏外部因素——尤其是美国因素——的消极影响。在中方看来，欧方对于中国的看法更像是某种自我设限的“心魔”。笔者去年曾经在德国参加一场公开的学者对话时被问到有关中国究竟是德国的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的问题。笔者当时以反问代替了回答：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是不是因为德国的经济界、乃至制度惧怕竞争？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难道是凭借惧怕和排斥竞争而得以壮大的吗？“竞争让事业更有活力”，这难道不是一句德国的老话吗？这里用欧盟替换德国，其背后的逻辑也毫无二致。

换一个角度，即从中国看欧盟，那么客观的观察者会发现一种具有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态度。2018年12月，中国发布了第三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再次对欧盟的发展进行肯定：“虽然近年欧盟发展受到英国脱欧等事件影响，但欧盟没有改变一体化方向，继续致力于推进改革、应对挑战，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中方看来，欧盟的多样性既是其弱点，也是其优势，但欧盟在发挥其多样性特点的同时，应该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应该抓住中国和中欧关系发展的主线和历史的机遇。如果让笔者对中欧关系下一个中肯的定义，那么不妨称之为“互利合作的伙伴关系与良性合理的竞争关系”。中国和欧盟绝对不是、也不应该是零和博弈的对手。零和博弈，从来不属于中国的智慧。

“欧洲人在伊朗和伊拉克没有任何影响力”

——评美伊危机中的欧洲角色

美伊冲突一触即发

2020年新春伊始，美国再一次在世界政治的敏感地区掀起惊涛骇浪：1月3日，伊朗的高级军事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在巴格达被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以“定点清除”的方式杀死。伊朗方面随即誓言报复，并于1月8日向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伊朗国内群情激愤，伊拉克要求美国军事力量撤出伊拉克。一时间，以代理人战争等间接方式冲突多年的美伊双方第一次面临进入热战的危险，世界各国担心美伊冲突会引发本已脆弱不堪的中东局势的进一步动荡，“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成为互联网上最热门的搜索关键词之一。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剧烈震荡中，重要的国际政治参与者纷纷出面表明态度，力图在第一时间使局势降温。在美国发动袭击的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就应约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话。次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又分别与伊朗、法国、俄罗斯三个国家的外长通话交换了意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4日通话表达了对于局面的担忧。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也在同一天交换了意见。

欧洲的无力

虽然欧洲是国际重要的政治力量、涉及伊朗和伊拉克问题的利益攸关方，但是欧洲方面的领导人直至危机爆发的第三天即1月5日才集体发声。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欧洲居然并不是直接对于美国有可能是违背了国际法原则的暗杀行为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表达看法，而是由法国总统、德国总理和英国首相一起就近期针对伊拉克境内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力量的袭击进行了谴责，表达了“对于伊朗在这一地区、尤其是通过伊朗革命卫队和苏莱曼尼将军指挥下的和圣城旅所发挥的负面作用的严重不安”，呼吁“所有参与方最大程度地克制，展现责任意识”。三国“尤其呼吁伊朗放弃进一步的暴力行为或对暴力行为的支持”，而且撤回有违伊朗核协议的措施。

美伊冲突的历史缘由无疑错综复杂。在暴力螺旋进一步上升的情况下，只谴责已经遭暗杀的一名伊朗将军，但对美国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暗杀行为本身既不批评也不支持，不知道所谓的“所有参与方”——美国、伊朗、伊拉克、以色列、沙特、埃及、甚至俄罗斯？——究竟有哪些会受到触动而如欧洲所愿“展示责任意识”呢？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4日在与英、法、德等欧洲盟友通话后对美国福克斯新闻说：“说老实话，欧洲人不像我期待的那样帮忙。”伊朗8日即发动了对于伊拉克境内美军基地的导弹攻击。

这么看来，欧洲三国领导5日发表的这个貌似理性的联合声明与其说是表达了欧洲

严重关切的伊朗和相关地区问题的立场，不如说是表现了欧洲在中东危机面前的无力。因为随着美伊冲突的加剧，欧洲人最为看重的伊核协议已经到了存亡的关头：就在1月5日，伊朗不出所料地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协议的最后阶段即放弃“对离心机数量的限制”。这就意味着，继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5月宣布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之后，伊朗的核计划将不受任何实际限制。尤其是这一点，让欧洲人感受到了切身的“痛楚”：伊核协议曾经是欧洲基于自己的多边主义经验所推崇的国际秩序解决冲突问题的典范，是欧洲迄今为止在国际外交领域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在欧洲人看来，他们曾经成功地将伊核问题的利益攸关方拉到谈判桌前，阻止了中东地区的核武化，甚至是由此引发的世界更大范围的冲突。就在11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俄罗斯总统普金会面时，依然再次强调伊核协议的重要性，称即使美国退出“也要继续维持协议”。然而在没有美国参与以及强化对伊制裁的情况下，奢谈伊核协议的有效性除了遮羞的作用之外还有多大的意义？欧洲人引以为傲的、能够显示欧洲作为国际政治规范性力量的外交成就，显然已经难掩“一地鸡毛”的结局。

欧洲的无能

德国前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在1月5日为德国柏林《每日镜报》撰文，指出了欧洲这一良好感觉背后的脆弱性和虚幻性：欧盟迄今为止并没有能够兑现向伊朗的承诺，即伊朗弃核所能换取的经济援助，所以欧洲在伊朗面前并不具备自我指认的可信度。虽然在欧盟看来，美国对伊朗单方面宣布的经济制裁违反了国际法，但是并没有哪家欧洲的银行敢于承担对伊业务，欧洲三国不满美国的霸道做法而构建的“贸易结算支持机制”，迄今为止尚未有效地支撑对伊朗的正常商贸往来。不难看出，对于美元的依赖和对于美国制裁、乃至域外执法的恐惧已经写入了欧洲的制度性基因。

欧洲在面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美伊冲突加剧的无力，实际反映了欧洲从二战以来在国际政治中无法解决的一个老问题，即欧洲严重依附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具备贯彻自己意图的“硬”实力，核心是没有独立于美国的安全和防务能力，因而也在危机时期也无法有效地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图，而无法贯彻自己战略意图的外交政策也就成了纸上谈兵。而且，这种讨论的根本前提还是假设欧洲是一个同心同德的政治行为体。在和平时期，欧洲可以自诩为“文明的力量”，以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标签，文明、和平和富足所散发的“软实力”一向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欣赏。然而在危机时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不久前誓言“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我们的领导”看来比任何时候在提醒欧洲一个事实：欧洲的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在这个意义上，欧洲可谓世界政治中不折不扣的“纸老虎”。来自瑞士的《琉森（Luzern）日报》的尖锐评论是：美伊危机再次表明，欧洲早已从世界政治的冲突中抽身，放弃了成为全

球秩序维护力量的雄心。

按照《琉森日报》的分析，欧洲这种外交政策的无能局面是有历史原因的，德国在二战后的自我克制、法国和英国在二战后经历的去殖民化和去帝国主义化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发展的结果是，欧洲在过去的几十年主要聚焦自身的问题，外部的安全问题则交给了美国领导下的北约主导，欧洲国家的军事潜能——哪怕是其中军事能力和行动力最强的英国和法国——不足以支撑其地缘政治的愿望。

欧洲的勇气？

在美伊剑拔弩张的局面下，欧洲究竟应该是继续置身事外、继续口头政治、还是该采取某种行动？鉴于以上对于欧洲无力和无能的分析，这个问题显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欧洲国家除了是伊核协议的重要参与方，多有意维持与伊朗的经贸关系，也参与了在伊拉克的反恐、维安、培训等军事行动，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自然涉及欧洲在本地区的利益和国际信誉。欧洲国家如果“述而不作”，坐等局势恶化，或者任由其他力量主导局势的发展，显然不符合欧洲的利益，因而欧洲内部呼吁行动的声音不绝于耳，欧洲人也必须行动。然而采取什么行动、如何行动才是现实可行的？迄今为止，多数欧洲的声音都着眼于为冲突降温。但是冲突至少涉及美伊双方，如何既指出双方的错误行为、让双方各自约束，同时又做到不偏不倚、公平可信，就成为摆在欧洲人面前的难题。事实并不令人乐观：1月12日英法德三国警告伊朗必须回到伊核协议框架，14日三国外长宣布决定启动伊核协议的“争端解决机制”以约束伊朗，结果立刻遭到了伊朗的强烈反对。据《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此前以向欧洲出口美国的汽车征收25%的惩罚性关税为要挟，迫使欧洲三国采取了这一很有可能加剧伊朗反弹的举动。

这种危险的势头意味着，欧洲人如果真想有所作为，就必须有勇气冷静地分析与美国的中东政策的差异。虽然欧洲没有人为苏莱曼尼的死亡而悲伤，但是这也不意味着欧洲人为美国的暗杀行为而高兴。无论是美国总统、政府还是军方，都无法为此次暗杀行为给出一个令人信服而且符合逻辑的理由，这不但再一次证明了特朗普外交政策的任意性——这次行动的后果可能连“美国优先”都算不上，而且为欧洲的盟友设计了一个“事后救火队”式的陷阱。

在伊朗面前，欧洲除了督促伊朗克制和回归伊核协议的承诺之外，必须走出“口惠而实不至”的局面。欧洲要清清楚楚告诉美国，伊核协议是能够达到的最好的协议，如果要制止局面的恶化，就必须为伊朗去核提供经济支援。为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落实这一承诺，欧洲必须与除了美国之外更多的伊核协议和地区利益攸关方合作——首先是俄罗斯和中国——重回多边和联合国的框架。比如，如果欧洲人无法说服美国让伊朗外长

入境参加联合国会议，那么可以考虑采取其他的迂回方式在美国之外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的特别会议，以保持国际外交渠道的畅通。此外，美国的暗杀行为引发了伊拉克的撤军要求，这势必削弱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势力的努力，欧洲人必须在伊拉克事务上有所作为，等等。从长远来看，也许多年来一直在讨论的“欧洲军”建设是欧洲人走向自主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无法回避的步骤——这当然不是意味着欧洲必须拥有可以随时炫耀武力的对外作战军事力量，而是在现实政治世界里令人不可轻视的、维护自己利益的实力。

最后的、也是最核心的问题还是一句话：欧洲有这个战略勇气吗？

德国 2019 年避难申请人数下降

1 月 8 日，德国内政部发布了 2019 年的德国庇护统计数据。根据统计，德国 2019 年的庇护申请数量下降了 20000 人，降至 142509 人。联邦内政部长霍斯特-泽霍夫尔对此表示满意：“德国的寻求庇护者人数已连续第三年减少。这表明近年来采取了许多措施打击移民不受控制地前来德国已经奏效。”

内政部最近采用了另一种统计方法。按照这种方法，共有 111094 人首次提出庇护申请。这种统计方法排除了在德国出生的寻求庇护的儿童。2019 年共有 31415 例庇护申请涉及在德国出生但未满一岁的儿童。

在过去一年中，庇护申请人的主要原籍国是叙利亚（26435 人）、伊拉克（10894 人）和土耳其（10275 人）。无论是按照新的还是旧的统计方法，庇护申请数量都下降了。

除了新的庇护统计数据外，内政部还发布了新的《移民报告》，该报告已获得内阁批准。这份报告指出，在 2018/19 冬季学期共有近 40 万名外国学生被德国大学录取。其中大约四分之三是所谓的“前来接受教育的外国人”，即这些人已经在外国或者在德国的预科学校获得了德国大学的入学资格。预科学校是帮助外国学生为在德国大学学习做好准备。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联邦教研部长安娅·卡利切克对新的统计数据感到高兴：“这表明德国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学生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德国经济 2019 年仅微弱增长

本刊根据《法兰克福汇报》2020 年 1 月 15 日报导编译：

这是官方的消息：去年德国经济增长显著放缓，此前所有的预测都被证明是错的。最终，正如联邦统计局在 1 月 15 日估算中所宣布的那样，德国经济仅仅增长了 0.6%。

联邦政府、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德国联邦银行以及其他银行和研究机构的估计都在1%以上,其中联邦政府的预测曾高达1.8%,而慕尼黑Ifo研究所的预测(1.1%)最接近实际数据。

尽管目前达到的0.6%增长率略高于欧元危机期间的2012年和2013年,因而2019年并不是自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最糟糕的一年。但是,这不能掩盖德国经济正处于明显疲软阶段的事实。然而同时,德国的劳动力市场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加入社会保险的雇员人数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并且失业率一直处于5.0%位置。这与经济增长率的疲软似乎互相矛盾。

服务业已经占德国经济总产值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一领域的表现十分出色:零售、运输和酒店业的业务运行良好,电信、咨询和旅游业等领域的订单也很充足。这些行业认为熟练工人的短缺通常比经济放缓构成了更大的危险。

手工业和建筑业的情况也一样。这不仅是由于欧洲央行超宽松的利率政策,多年来信贷条件一直对债务人特别有利。最后,由于通货膨胀率低、就业情况良好和体面的工资,消费仍然非常强劲。联邦经济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曾在2000年代初期急剧下降的工资率现已超过1990年代的水平。

尽管如此,几个月来德国经济的萎靡不振一直是不争的事实。0.6%的增长意味着停滞不前,而不是稳健增长。而众所周知,经济疲软的原因在也德国外部:世界贸易的增长已经停滞了一段时间,大量的贸易冲突大大削弱了投资动力。这对于以外贸为导向的德国工业尤为明显。德国工业的附加值目前正在缩小,仅提供短期劳务合同的企业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大多数经济学家已经坦率地称之为“工业衰退”。

无论如何,由于数字化和气候变化等结构性转折的影响,自2017/2018年初以来,德国工业出口商接到的订单量一直在下降。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增长放缓,伴以对德国汽车和机器等资本密集型出口产品的需求下降,这使商业形势蒙上了阴影。即使本周中美和解之后已经出现贸易停战的迹象,但未来仍然不确定。

联邦对外贸易协会的霍尔格·宾曼(Holger Bingmann)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会改变对华政策仍存在疑问。他说:“相反,恐怕这只是在美国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的背景下的暂时妥协,但两国为争取经济政策领先位置的斗争将继续伴随着我们。”甚至在最近,这个重要的协会仍在谈论“外贸过山车”。

随着最近中东局势的升级,悲观主义的论调现在又重新抬头。德国工业界的最新订单和出口数据也没有给人什么希望,虽然这些数据在秋天看起来不再那么糟糕。联邦经济部在圣诞节时表示:“工业经济的前景有所改善。”经济部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甚至认为衰退的危险“已经排除”,这也是在说英国脱欧引发的混乱可能最后会和平收

场。

贝伦贝格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霍尔格·施米丁（Holger Schmieding）表示：“从经济角度看，西方工业化国家没有理由陷入衰退。”去年贸易争端和英国脱欧引发的不确定性正在减少。施米丁说：“越来越多的指标表明，全球工业的衰退将很快结束。”

安联经济学家的看法则相反。他们在本周的展望中表示，德国的增长前景仍然十分黯淡。他们预计德国目前的低迷不会很快结束。德国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格·克拉默（Jörg Krämer）表示，经济低迷早已成为结构性的弱点。

德国的区位优势“严重丧失了吸引力”：中小企业需要 200 个小时才能填完纳税申报表，税率高达 50%，比欧盟平均水平高 10 个百分点，输电线路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过程“极其漫长”，更不用说人口老龄化等风险了。

即使德国在国家层面即联邦、州、地方和社保基金在过去一年中连续第六次实现高盈余即 498 亿欧元，但是前景仍然喜忧参半。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斯特凡·库斯（Stefan Kooths）说，德国国家的预算盈余预计到 2021 年将完全归零。

考斯说：“不要将目前的国库充裕理解为进一步采取财政措施的余地无限大。”大多数观察家预计，2020 年的德国经济将增长 1% 左右，但是调整后的预测增长率也就在 0.6% 至 0.7% 之间，也就是说与 2019 年相似。

德国近期大事记（2019年12月26日~1月15日）

12月26日 据咨询公司 Umlaut 调查发现，德国仅有 5 个城市全市范围内覆盖了 4G 移动网络，分别是多特蒙德、奥芬巴赫（美茵河畔）、埃尔朗根、弗兰肯塔尔和路德维希港。在这几个城市，每一户家庭都能获得德国电信、沃达丰、西班牙电信（Telefonica）的 4G 网络服务。在联邦州级别，汉堡、不莱梅和柏林成为前三，梅前州、莱法州和勃兰登堡州排名末尾。

12月30日 至 2019 年年末，只有 SAP（1655 亿美元，49 位）、全球工业天然气首强 Linde（1140 亿美元，95 位）以及西门子（1150 亿美元）这三家德企尚能跻身全球市值最高的 100 家企业队伍。德国排名之所以不断落后也与化学和汽车工业衰落有关。

2020年1月2日 在德国每 10 对育龄夫妻/伴侣中就有一对无法生育。按照德国相关法律规定，法定健康保险公司必须按一定比例为投保人支付前 3 次辅助生育手术费用。联邦法院最终判决，裁定健康保险公司不得以高龄产妇生育风险较高为由，拒绝向投保的不育夫妻/伴侣支付相关辅助生育手术费用。

1月3日 德国失业人数在 2019 年再创新低，共计 227 万人处于失业状态，比 2018 年少了 7.3 万人。过去六年来，德国失业人口在不断下降，2019 年的下降速度已经有所减缓。像教育、陪护、健康、社会事务等与经济局势不存在直接关系的领域，劳动力需求仍会上升。

1月6日 在伊朗宣布不再履行伊核协议对其浓缩铀的任何限制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呼吁伊朗“撤回所有违反伊朗核协议的措施”并促请伊朗继续遵守核协议。

1月6日 德国工商大会在柏林警告，全球范围内的原油供应存在不确定性，导致过去三个月油价持续上涨，如果中东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推升原油价格，将对德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2019 年前 10 个月，德国伊朗双边贸易额约 1.39 万亿欧元，同比下滑 51%。

1月7日 德国“Agora 能源转型”智库报告显示，德国 2019 年碳排放总量约为 8.11 亿吨，较上一年减少 5000 多万吨，较 1990 年减少约 35%。这使德国向实现 2020 年碳减排目标更近了一步。德国 2019 年包括风力、太阳能、水力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比上一年增长了 5%。

1月11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俄罗斯。德俄两国领导人会谈期间将就一系列国际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包括因美国空袭而日益紧张的中东局势，叙利亚、利比亚问题乌克兰局势以及受到美国制裁的北溪-2 天然气管道项目等。

1月12日 2019年德国私人家庭的财富总值增加了大约4410亿欧元，达到6.6万亿欧元，创下了历史新高。且财产增长率也明显有所增加，从2018年的2.2%上升为7.1%。尽管利息极低，一般家庭都会把可支配收入的大约11%节省起来，该比例与2018年基本持平。专家认为，德国需要新的存钱文化，取代传统的依靠利息的存钱方式。

1月13日 德国2019年预算盈余再次创下171亿欧元的新纪录。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超出预期的税收收入；二是极低的利率甚至负利率；三是数十亿欧元的政府专项资金还未拨付，其中涉及能源和气候基金、用于学校翻新的市政投资基金，用于日托扩建的基金和用于学校扩建光缆的数字基金。

1月14日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德国开始倡导低碳出行，鼓励民众积极搭乘公共铁路交通。然而德国的铁路却因为建设比较落后，有近1500公里铁路需要升级改造。德国将与德国铁路公司将共同出资860亿欧元为德国铁路现代化改造。

1月15日 德国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通过国家生态经济战略。这一战略由德国联邦教研部与联邦食品和农业部牵头负责。德国政府未来的研究资金将主要用于拓展生态知识和利用生态系统，结合数字化和其他跨学科尖端科技，发掘可持续发展的新潜力。生态经济也被联邦政府确定为2020年科学年主题。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20年1月15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胡春春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